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四

征權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言諾以通  
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民  
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夙夜戰兢思無補  
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揆學本迂踈識不達於大  
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補涓埃竊惟京  
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費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  
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束

已倍其徵又多京場交納夫草束萬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而里役徵收只得往折布絹等物赴京買納名爲輕齎實則重歛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必價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遲悞之罪里役雇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冀蠲免民艱若此深可憂也伏乞於河間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坊草場其鄭壩等處收養馬匹量存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送二礮又恭武驤左等四衛分撥官軍以爲牧養量撥草束料豆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爲民便至若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爲急然有

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龍口接黃河水遠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兼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興此大工未免一槩動衆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淤泥深陷難以開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况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軍夫只於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邊戶暫爲蘇息則斯民可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甦而富民亦所當重永樂年間營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戶

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定安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  
在逃物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  
於科差之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污濫為弊多端在  
逃者容隱不報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  
放以致富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  
初十日以後官吏等犯罪克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  
犯到衛不係勾丁永克軍役人數當緣開住者有之捏故  
脫免者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勅汰司將例該克  
軍人犯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戶堪克富戶者起發安定德  
勝二關終身克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依例

發遣其原僉富戶先今病故者悉免僉補庶為民便至於  
商稅雖為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為之禁蓋以  
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克為踞費所在如  
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為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縱放  
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箱籠  
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  
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踞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  
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文明等衙門  
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為困乎乞擬  
與販商買賣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

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庶乎  
柔遠之一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為古  
者關市譏而不征非聖朝所宜有也

茶法議

楊士奇

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  
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  
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號引聽其冒名開  
報或將引由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相習易如  
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難矣况茶貨出山所經官司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

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沔陽長沙荊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跋涉遠往迤不便歎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議處塩汰利弊以裨國用疏

章懋



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  
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  
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  
齊相管仲而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  
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  
者數事一曰存恤灶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  
海濱之民以前鹽爲業者謂之灶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  
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单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  
辦不前課入不敷出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  
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輕其歲

課使納折色庶幾實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力衆多家  
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費尤廣亦宜有以處  
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即將圖內丁糧高  
大者折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灶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  
折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灶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  
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  
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  
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  
鹽鈔久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  
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

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為大  
幸矣或不能即改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  
受與分之賜亦為幸矣三日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  
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  
塩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  
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跪名請托占窩轉賣商  
人不求於彼無貽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克而國家  
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泐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  
望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  
日鹽商挾私去商人輸粟餉與受鹽未官出外平糶利亦

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制壙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即繳引仍將前引影射私塩徃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塩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豫防者也五曰禁治塩徒夫塩商之夾帶影射固私塩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亦私塩也又有座缸紅缸水夫缸戶之屬隨其所止攬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塩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塩盛行官塩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為

群出沒江上滿載私塩沿江貨賣有不肯者則將私塩丟入舡內口稱巡捕恐辦取財浮游之際遇有客舡遭風及孤舡無侶者即便擁衆登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被傷及至奪其所有乃復飄然長逝江面闊遠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舡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舡行太早天色未明皆被劫奪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宋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為之所凡此數事皆為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進塩場圖詩疏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為先故有書函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塩場始識其緊海塩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柴產蕩然糧食不克安息無所未克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取漫入偷物踐踏守無人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死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

特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役荼則家計蕩盡去徃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灶之迹臣不勝萬幸之至

鹽法疏

何孟春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未費人力煎熬

秋晴暖水面皚皚如雲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愷要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夷塩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塩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卽其已效廣爲求圖前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兩場乾瞭之間制多寡靡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塩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



補鞏昌鎮番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  
河等處土塩小塩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  
門勢族撓越依律治罪朕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請行轉般淤議

丘濬

今兩京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塩在南滄塩在北山東之  
塩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  
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塩價值各有低昂中納各有  
等則而惟淮塩之價最高殆及其倍山東之塩抵河頗遠  
惟滄塩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淤遇有官軍  
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塩每引量與脚

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腳錢少有虧損卽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塩既多乃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塩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塩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塩去處不分民丁竈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塩具數赴官告賣量爲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塩之罪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筭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卽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

地或出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  
所卽給以見塩於行塩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  
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也

塩法議

王瓊

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塩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  
路遠近險易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  
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  
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  
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  
實歛乎夫邊餉不預蓄乎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

貨將焉用之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  
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另納米穀  
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  
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幾旋復廢革  
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也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  
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  
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以求久或遇各邊寧謐  
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塩法之大要也其  
雲南四川等處塩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  
之例然又必置勘合洪武中時茶塩引由契本銅板一百

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齊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塩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塩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塩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塩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塩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為繳到中過塩糧勘合數目慮諸

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稽請於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齊到勘合字號納過塩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騰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之虞又况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

諸弊種出豈非塩汰之大虞哉乞令鑄造塩糧勘合銅板  
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塩糧戶部差官  
以人匠赴科印刷每塩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  
關中去處或布政司都司衛分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塩  
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  
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塩引數自俱用印鈐蓋毋致脫落  
因而洗改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  
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  
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  
派塩完畢將勘合額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

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  
冊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塩數以  
憑年終科派各開前件派塩下場記派訖二字支塩出場  
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  
原派塩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  
改註一員或改員外印職銜專掌塩法冊籍計塩課高下  
道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  
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防原委兼管如此則塩課肅清  
邊儲無歉矣

淮塩利弊議

霍翰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通通變之權  
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用淮塩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塩  
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塩歲收課  
塩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塩課條例云凡各竈  
丁除正額塩外將煎到餘塩夾帶出場及私塩貨賣者絞  
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  
意而後人失之也淮塩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  
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塩課除正額外猶產餘塩三  
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塩復不得私賣即三  
百餘塩安所消遺乎兩淮行塩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

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黎安所居乎是無恠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貴湧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行汰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升給與米一石其餘鹽二百斤竈丁得米一石仍私賣鹽既絞死可也蓋當此時令難出而米實無措故官私走挾

此今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耳且貧竊竊于朝有餘鹽  
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  
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窶愈多此之由也貧民  
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窶餘鹽必  
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  
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  
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  
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  
恃衆往來爲劫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  
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

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塩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塩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塩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塩價平賤民亦受賜末樂年問每塩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塩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無細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之塩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塩在場遇邊糧給缺仍倍償開中越次放支之塩也此者貨閭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淮

納折色每塩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若無見塩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塩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塩然商人竈戶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塩惟私塩愈行則官塩愈壅而淤遂大壞今兩浙塩課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勲戚恩賜者給引自賣餘塩故淤雖大壞而塩可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塩名曰零塩稱掣餘塩堆積在所名曰所塩皆權要報中借影私塩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塩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益稱掣餘塩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

金奏減鹽價每塩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塩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塩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求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柒錢五分矣權勢貴冑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塩勞費殆不貲矣計淮塩一引盖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塩價益湧乃其所也夫正塩湧貴則私塩盛行私塩愈行則正塩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俯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重則錢添均而塩

汰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塩一大引給工本鈔三貫五百文餘塩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塩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塩七十萬引餘塩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宋樂時例一引輸過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折銀八分藏富於民亦可也蓋私塩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則私塩不禁自止矣私塩塞正課流則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漢更爲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塩一百引許帶餘塩三百引正塩納邊糧二斗五升餘塩納邊

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賣又嚴為令曰容商借官引影私鹽  
竈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照私塩律絞勿贖又嚴為  
令曰正塩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塩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  
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塩場稽年轄害客  
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  
勸最使遇塩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  
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及阻壞塩法者  
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塩  
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塩  
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及阻壞塩法者即與革絕漕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塩課過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  
接濟利病均為興革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  
右乎然後足以集軍行之數年即邊儲可定足以餘積在  
募將民開墾遠地勸課農賦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  
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塩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  
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  
之者甚薄惟餘塩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  
竈戶正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塩之利竈戶無餘  
鹽之需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塩矣

乃曰挾餘塩者絞歟私塩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  
丁空腹以死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塩之利盡入奸人囊  
橐矣汰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  
濟區區招復千日搯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  
徒勤逋逃益甚汰之弊而窮者二也召商中塩一引銀四  
錢已重矣今而復加七錢亦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  
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  
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  
墜趨大利則私塩行私塩愈溢正課愈墮雖絞刑治之不  
可禁過况有贖刑之令有獲塩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塩

不問之令蓋開竇詔而示之趣矣則私塩如何不益溢正  
課如何不益壅也汰之弊而窮者三也私塩盛行矣官兵  
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揚子江夾各海港  
者高播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  
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  
民歲農田惟射塩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  
復頑狠死刑不忌前年流劫畿致天變故淮安官軍不惟  
不捕私塩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  
不捕私塩反向塩徒丐塩堯食矣塩徒千百日挾刃徑  
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

亦高拱馮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  
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盜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  
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咎以逃  
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  
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治之弊而窮者  
四也故曰無策臣愚竊以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  
究弊源推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去壅淤而愈築愈潰亦  
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法事例叢瑣無益塩利祇足驅  
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塩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  
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

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塩利不興邊儲不實  
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  
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  
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准即天下  
可知也

塩法疏

梁材

近該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征  
簿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  
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  
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迄于正德漸至四錢五分雖題准

淮塩六錢但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塩商上  
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分劄借私  
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合場官攬取索  
常例刁蹬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  
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有搭配之弊勢所不及又有他  
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以清理屯田之廢  
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  
艱宿弊革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  
蓄聚以漸而成運司塩課以時而掣必定立年限如嘉靖  
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

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  
商人有利無害推輓求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  
騰湧之價自平則餘鹽之利可無遺矣又都給事中蔡經  
題稱國家開設鹽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  
者以為答在餘鹽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鹽法之壞不特  
餘鹽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擾屯種有收米穀價賤  
時或開中上納無難通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造方米穀  
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  
兩淮鹽價增至六錢而搭配長蕪受難支給至於餘鹽納  
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

將派去淮塩照原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塩  
惟令折銀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  
若稱掣餘塩立為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人若  
無資本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則竟將正塩秤掣不必  
抑勒取盈仍將餘塩價值查照先年巡塩御史戴金奏准  
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制若欲盡去餘塩惟開正課則必  
費之撫按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田之利庶幾數年之後  
迺可議行夫以二臣之議如此自臣等觀之尤有說焉洪  
武年間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  
成化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來浙塩增至四



錢淮塩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遠方屯田不失原額歲  
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也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  
應合量處餘塩查照近年事例每塩二百斤淮南納銀八  
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為平市之法仍勿令  
縱打大包餘數雖多無過正引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  
買願附帶者聽其所入餘塩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  
許濫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買之先亦不許迫令稱債  
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者少收淮浙正塩正  
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今而為之中制淮塩每引減一錢浙  
塩每引減五分至於甘肅孫遠正凡之各邊尤甚各將甘肅

淮塩量減一錢五分浙塩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塩  
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塩價原  
定二錢山東塩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配支夫  
餘課可以無盈遺塩之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  
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  
商人難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  
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脩舉必須數年  
之後又有如慈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  
久矣墩堡不脩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有可  
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

家無禾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占没人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不同腹裏急則生變緩則長奸况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伏乞令各邊巡撫督令管糧官脩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開墾荒蕪禁革勢占查理侵欺尤必脩築屯堡嚴謹烽堠毋致擄掠使得盡力農畝以抵秋成徵收糧草卽其所入自可足邊又何必盡資引塩之利哉失塩利屯田均爲濟邊不可偏廢臣

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之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  
之商使樂於趨納餘塩正數下商又免其附帶所以制餘  
塩之濫使所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  
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塩之利  
而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塩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  
也臣又勘得都給事中管懷理都御史馬卿御史陳縞各  
題稱餘塩素革不如收買爲利餘塩官買不如商買爲便  
餘塩併價不如開邊爲益餘塩照票不如開引可行餘塩  
的數止可與正額相等餘塩引價要當計其利害定革夾  
帶以防阻壞嚴徵退引以杜影射臣熟思之切以朝廷設

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邇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通負  
徵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內帑所以管懷理等博采  
群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灶通商裕邊保國之旨但理無定  
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國初灶丁歲給工本以  
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欵定糶糧中納了畢還官各場灶  
丁將前剩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今則似難行  
矣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灶戶餘鹽每二百斤爲  
一引給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艇回  
還附搭赴儀真掣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  
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灶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今亦

俱難行矣蓋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過私販以通  
官鹽乃祖宗立法之正假頒課以處餘鹽嘗今日救弊  
之宜歎革餘鹽則商竊積困而私販必至於盛行倍收餘  
鹽則旱澇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餘鹽  
夾帶者絞若再增制則於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總  
在正鹽引中若又另立則於引目相背守煎守鹽不若聽  
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人事不同將  
來難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徑解邊銀衆  
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略相同兩浙之  
與河東則皆歎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退引占窩守

引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鹽法有補合  
移咨各巡撫等官轉行所在御史除兩浙河南事體聽其  
照舊遵行其兩淮鹽斤合依所議每包共計五百五十斤  
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為正引原定價銀六錢近減一  
錢內二百六十五斤為餘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  
錢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兩浙每正鹽一引  
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斤原定價銀四錢遠減五分餘鹽  
通融二百斤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四錢五分  
紹興四錢温州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共計四百三十斤內  
二百五十斤為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

二十五斤連何心索為餘塩長蘆南掣塩所銀三錢北掣塩所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正塩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上納本色者聽餘塩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塩淮塩再減五分浙塩再減五分其餘各邊如開淮塩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開浙塩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抑又有說焉正塩既以開邊餘塩隨引納銀似亦可行但餘塩價銀惟山東畫一



兩淮長蘆南北不同兩浙杭嘉紹所在亦異且以運司塩場美惡不齊行塩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塩無人收買則灶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塩隨塩收買之汰必至齟齬不合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相其餘月分為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地運司難以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尙灶兩困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必復通行巡塩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塩照數秤掣外若餘塩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告查勘是實行令

運司止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炷丁納剩餘塩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御史設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則塩法不壞而國用有資矣

處置塩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然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塩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遠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與空名而不來則虧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

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寵以辦稅置倉以收塩建官以蒞  
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  
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輪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  
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  
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  
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參  
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為奉承  
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為乎小人  
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  
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

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  
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  
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  
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靳惜 恩澤未妄施與然  
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推塩之地兩  
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塩法  
之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苦於煎并其一則今日勢要之  
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塩法者多  
勢要壞兩浙之塩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  
蓋淮浙之塩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

其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則此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汰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

長蘆之塩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  
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  
所容而後已夫止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  
鹽丁則商通課足而塩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  
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塩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連松江浙江海塩一  
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塩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  
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塩侵占浙西行塩地方以致松  
江分司虛設私塩既行徒黨日衆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

泰蕙騰近日王班頭董琦董璉王棟顧文明顧文忠等始  
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  
旋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失今不為之  
處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恣惟在浙西鹽貨流通餘鹽皆  
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緣各鹽場俱有定額除浙  
江嘉興分司外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  
亭有浦東袁浦清村清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  
內除清浦天賜冊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  
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  
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

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無徵塩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塩課俱係竈丁出辦餘塩却不許變湯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塩亦不許轉買食用餘塩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塩法者皆稱商塩宜通私塩宜塞其實商塩未嘗不塞私塩未嘗不通然商塩之塞官自塞之私塩之通官自通之盖商塩以引目為名利在買求夾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為名利在縱容夾帶又



不追退引所以商塩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  
故謂商塩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塩一向通同作弊其實  
家戶俱食私塩故謂私塩未嘗不通塩添至此豈惟商塩  
不通併商塩亦俱變為私塩各處私販塩徒相聚為害雖  
以處置所以置處之方專在處置餘塩且竈丁煎塩辦課  
即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  
課餘塩却作私塩一切有禁况塩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  
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  
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塩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  
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

倘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  
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  
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  
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  
銀停塩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  
并巡塩衙門各場餘塩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  
路肩挑背負并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  
越過行塩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  
竈丁既知餘塩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塩  
許容平買必不滯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塩不禁轉賣

必不冒汰聚眾與販前項越境淮塩無處發賣不禁自止  
日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汰若無窒礙亦可與嘉  
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  
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塩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  
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召商  
開中以實邊儲之汰或謂私塩自來有禁不知塩汰自來  
亦自不同如洪武年間煎塩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供  
屬官物其後塩課立有定額其外餘塩亦有本場收貯給  
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塩一是原領在官工本一是本  
肯送官受價罪以私塩情汰猶有可據此後煎塩工本既

不出於官竈丁餘塩又不爲收買惟獨禁賣私塩之法未見處置但餘塩決無委棄之理塩徒決有聚衆之勢官私決難去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爲可慮伏惟詳議早見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陳言塩法疏

王朝用

兩浙轉運司查稱成化二十年以前兩浙運司額塩俱是徵納塩斤聽候客商報中彼因徵塩晉待年久走滷消折負累竈丁而御史林誠欲將成化二十年以後塩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亦是權宜處置非立法之本意

臣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為裕民之厚  
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  
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藁誠為籌邊至計但引額  
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  
者其勢有六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  
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竈丁亦  
不甚克煩鹽尚有四十萬有奇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  
丁閒曠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  
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  
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竈近

海易子辦塩水鄉不諳前燒易子辦價况辦塩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者亦一時優恤上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苗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于闢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番運司額塩盡數發邊關中就将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塩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并割算餘塩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增

鮮價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鮮京已增五  
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鮮折  
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  
報緊急豈能濟事唯此塩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  
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踞無剽掠之  
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前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  
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灶塩既減半折  
解則納剩餘塩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之計哉當此  
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  
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練集而來其勢有不得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于私販是禁忍淡不食塩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塩地方近來塩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管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塩足以克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塩價可得而平私販亦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



先時巡鹽御史有奏開殘引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有傍引私囚各色而上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

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商爲名是矣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矣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

到部者名爲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塲  
折納價銀存番運司者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  
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商人齊執勘合倉欵比對相同一  
體支領買補掣銷仍照例嚴加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  
杜弊端則地方之幸商鹽之幸也